飞驰的汽车

■杨合辉

人说，窥一斑而见全豹，从汽车就可以到看维西的发展。

我的童年是在诗一般美丽的澜沧江畔的小村落——小维西度过的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当时公路已经通到岩瓦，怒江的公路还没通贡山，整个贡山县的生活物资，外运物品都从岩瓦转运，这大概也是公路通到岩瓦的原因吧。贡山县的物资运输，全部是靠马车、马帮从维西县城运到岩瓦，再用马帮翻过碧落雪山运到贡山，或者倒过来，从贡山运到维西。说是通公路，一年到头难得见一辆汽车驶过，偶来汽车，小伙伴们总是围着汽车转着圈的看，觉得那种汽油味也是很好闻。当时，维西县没有一辆汽车，就是马车也屈指可数，赶马车的也只有那么几个，谢大爹、张大爹和蜂旺，还有小维西的“独巴”。

那是1961年的事了。那天突然听到远处汽车马达响，小伙伴们飞快地跑到公路边等候汽车到来。由于路窄，路面差，一辆吉普像醉汉似的驶来。大家高兴极了，跟在汽车后面追，尽管尘土飞扬，大家追得很开心，车开不快，我们能够跟上。我们一直跟到良台，少说也有四五公里。车停了，一个解放军军官和蔼的对我们说，“小朋友，上车吧。”大家愣愣地站着，谁也没去，军官跳下车来，我们吓得掉头就跑。一会，车又开走了。估计那是一位到贡山的军官，他看我们追得好玩，邀请我们坐车，反正车到岩瓦还折回来。果然，一个小时后，中吉普从岩瓦返回来了。

维西第一辆车是七十年代初国务院奖励的。当时维西是全国药材种植先进县，时任县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、“工农兵服务社”（一切服务部门的综合单位，包括现在的商业局、银行、物资局、供销社等等）主任杨耀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的表彰会，也就领回了奖励——一辆旧的“解放牌”汽车。维西有了第一辆汽车。不久，县车队成立了，一共有三辆解放牌，加上原来“工农兵服务社”的一辆，维西县就有了四辆汽车。后来，县革委会也有了一辆“天津牌”吉普，县木材公司、县医院等也有了武汉牌吉普和南京牌救护车。县里的车慢慢多了起来。

当时，各地都时兴造汽车，云南汽车厂出了“昆明牌”，连丽江都出了“雪山牌”，不过只生产了几辆。“昆明牌”零件和“解放牌”互换，维西都有好多辆，现在已经看不到，保山潞江坝交通博物馆倒有陈列。

我第一次坐汽车是1962年，我脚崴伤，父亲带我到丽江看病。当时有丽江到维西的长途客车，车头是短头，有点像现在的校车，能坐二十几个人，三天一班，往返四天。一大早，父亲带着我就从现在的县委走到大桥边车站坐车，尽管脚疼，我还是紧紧跟着父亲。上了车，位子是木的，包了一层人造革，坐上感到特别舒服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车票上的票价，维西至丽江6.44元。车站工作人员张老师开始检票，检完票驾驶员开始发动汽车，车子均匀地震颤起来，我感觉到都有点飘飘然了。汽车开动了，汽车的马达声是那样悦耳，我感觉就像今天听交响乐。看着路边的行道树飞快地退后，县城慢慢远去，我感觉我已经飘起来了，骨头都酥。 车上有人说，维西到丽江，托底有三弯，新主有三弯，白汉场有三弯，我没到过，不知道。车行了近一小时，到达托底，我开始体会到“托底有三弯”，公路沿山盘旋，一会向前，一会又回头。据说有一个人走路到丽江，从托底走小路上到第二台公路，竟不明方向又走了回来。回头弯是小事，我已经不辨天地，吐得一魂出世，二魂涅槃，感觉到心肝五脏都要吐出来了。翻过梨地坪，又体验了“新主有三弯”，我几次想下来走，但终就不敢说出来。

维西到丽江是227公里，第一天到巨甸，仅跑了86公里，但这是规定，维西第一天到巨甸，第二天到丽江，丽江去维西第一天也到巨甸，第二天才到维西。维西县城8点发车，一般11点左右到新主。新主是丽江县鲁甸乡的一个村，你别小瞧这个村子，这儿有一个国营旅社，几十张床位和一个小饭馆，每到冬天梨地坪大雪封山（当时迪庆州三县，维西梨地坪封三个月，德钦白马雪山封半年）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站口，丽江到维西的班车就到这，从这里就要步行翻越离地坪雪山到维西，维西外出，也要步行翻越离地坪到这，搭乘去丽江的班车。平时维西到丽江的班车，来回都要在这里吃饭，所以每到班车到达，小村子一下热闹起来。

终于到新主了。父亲把我抱下车，我已经吐得没有一点力气，慢慢地在公路上活动活动，父亲叫我吃饭，我根本吃不下，虽然只是喝了一点汤，感觉却好了很多。吃过饭休息一会，汽车又开动了，这会好多了，车沿着一条河往下走，弯不像上午那样急，24公里，我们的车拖着一股黄灰走了一个小时，大约两点半三点，我们到达了巨甸。当时没有身份证，全凭证明购车票和住宿，证明可以是机关单位的，也可以是大队与以上机构的，几行字，一个鲜红的公章。住了一宿，第二天继续出发，车到了丽江中兴乡白粉墙，一条公路从田中穿过，两边是翠绿的柳树，很直，大概有一公里多，这是那时我见过的最直最长的公路。在石鼓吃过午饭，车沿着山路往上，又是弯弯绕，从打落箐翻山到白汉场。车离开白汉场翻越铁甲山，我又领略了“白汉场有三弯”。这就是我首次坐车。我想，在过维西的人首次坐车出来，感受大概差不多。

到了七十年代，车慢慢多了起来，县车队有了六七辆车，开始培训自己的驾驶员，省汽车驾驶技工学校也到迪庆招生，我就到省汽车驾驶技工学校就读驾驶专业，我们迪庆籍20个同学毕业后分到州运输公司。那时，从丽江总站分出一个车队到迪庆，成立“中甸总站”，总站设在下桥头，也就是现在的虎跳峡镇。我们到中甸报到，驾驶证是顺序排的，我的顺序号是“086”，也就是说我是迪庆州第86个驾驶员。当时，驾驶员比大学生还少得多。

当时，迪庆州运输公司就18辆车，而且大多是“昆明牌”。全州包括总站也不过一百多张车，州革委一共有7张小车，有五张212吉普，还不全是北京牌。当时汽车是计划指标，解放牌才6000多元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汽车越来越多，私车开始出现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振伦，他原是县车队队长，后留职停薪买车跑私车，那时东风车开始出现。他家买了几辆车，成立了一个车队。接着，私家运输车辆迅速增长，车管所专门设置了一个管理符号“SC”，即“私车”第一个拼音字母。全州私车最多的是尼西，已经有一个车队。但是，到此时为止，汽车完全还是一种生产资料，是人们谋生的工具。

到九十年代，私家运输车越来越多，汽车运输竞争激烈，国有运输企业生存艰难。各种新的管理形式应运而生，挂靠、租赁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。1991年我调省委工作，那时候，迪庆州还没有一辆私家轿车。这主要是当时轿车市场还刚起步，国产的只有标致、普桑和切诺基，车价都在18万以上，当时正处级月工资才122元，买车还是一种奢望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改革开放红利惠及千家万户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批物美价廉的轿车开始上市，比如说“吉利”、“夏利”、“奥拓”等，价位都在8至9万，经济宽裕一点的就购买了家庭轿车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私家轿车迅速增长，特别是到本世纪，城市一圈圈扩大，城市道路迅速增加，私家轿车成为井喷式增长。州府不得不增设了若干红绿灯，尽管如此，上下班高峰也出现堵车。维西不仅县城，农村每个村子至少都有几辆车，有的甚至几十辆，道路已经严重超负荷，由于规划时没有估计到车辆发展的这么快，不得已将一些路段改为单行线。

建州60年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维西从没有一辆私人单车，到拥有近万两私人汽车，特别是近年，维西经济几乎是几何形式的增长。城市在不断扩大，道路设施越来越好，维西外出干道已全部是二级公路，维西变了，登上了时代的高速，以划时代的速度，在实现中国梦的路上风驰电掣。

父亲的锄头

★陈青延

四月清明日，亲人挂青忙。斗转星移，岁月轮回。又到了一年的清明时节。春风习习，细雨纷纷的一天，我驱车回到了乡下老家，从老屋的墙角里，拿起父亲曾经用过的锄头，给他的坟头培土，扫墓，挂青，祭奠我勤劳一生的父亲。

可以说，能够成为父亲的儿子，是上天赐于我的缘，如今，能够守望在父亲的坟头，也是上天赐给我的一首歌。

时光匆匆，日月如梭。父亲离开儿子，离开亲人，离开红尘，步入天堂，至今已经整整有二十个年头了。睹物思人，而今，每当我见到他曾经用过的锄头时，便会泪如泉涌，禁不住想起他使用锄头锄草、松土、薅草皮和在田间打粪沤的岁月，更加怀念他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以及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！

父亲的一生是在农村度过的。土地是他一辈子的眷恋，一辈子的舞台，一辈子的伴随，一辈子的衣食父母。自然而然，锄头便成了他一辈子精耕细作土地的好搭档和助手。

“锄头顿得稳，作田为根本。“这是父亲生前信奉的一条原则。一生中，他像一条犟驴，谁也别想拉他离开农村，离开他寸步不离的锄头，离开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耕耘着一块菜园。一年四季，菜园里的泥土板结了，他都会抡起锄头松土，锄碎；一垅垅的菜土里长杂草了，他都会抡起锄头锄草，除杂。一亩地大的菜园，被父亲用锄头耕作得郁郁葱葱，硕果累累，香飘十里。

父亲一生中非常重视利用农家肥。农家肥能够松散土壤，改良土质。每年的春耕和“双抢”时节，他都要扛起锄头，下到田头，撸起袖子，打粪沤，薅草皮，沤制农家肥。累了，父亲就用手扶着锄头把，撑着下巴，休息一阵子。手掌上被锄头的把打起了血泡，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白胶布，撕下一块贴上，继续劳动。久而久之，父亲的一双劳动的大手里便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硬茧。

在我的记中，父亲打粪沤和薅草皮的技术蛮高。可以说，他用锄头脑壳锤打过的粪沤间间和粪沤底，做到了滴水不漏，标准合格；他薅的草皮，像一块块绿色的毛毯片，柔软弯曲，毫不松散。

父亲的锄头一把一把被他用钝了，他就会拿到磨刀石上去磨锐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锄头用得变小了，他才买一把新的。父亲做锄头把很内行，别人做的锄头把，只用了一时半会，锄头上打进去的木尖块就会开始松动，不好使用了。而父亲弄好的锄头把，用上一年半载，打上去的木尖块都还会纹丝不动。家里人用上他弄好的锄头，拿去锄地时，不会出现锄头掉下来，打伤自己头的现象。

父亲常说，养儿育女，如同锄头锄地，要经常把儿女们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杂草和不良习气锄掉，使之茁壮成长。父亲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就说我们兄弟在读书的期间，取得了一点成绩，开始骄傲自满的时，他都会向我们兄弟泼冷水，使我们冷静起来，正确地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。

几十年中，父亲用锄头精心耕耘，开劈出了劳动致富的新家园，也开种出了我们兄弟美好的未来和幸福的前程。

如今，我深深地怀念去世的父亲，也十分怀念他那种吃苦耐劳、锄草除杂的锄头精神！

春来去踏青

★鲍海英

当你置身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的春天，当你读到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这样的句子时，我相信，再忧郁的心情，也会和春天一样，变得明朗而多彩起来。

带着春天的心情，再读清人高鼎的《村居》：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这又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快乐的童年。这种快乐，往往和春天的田野有关，因为这个时候，春意渐浓，春暖花欲开，正是孩儿去野外放风筝、荡秋千、踢皮球的踏青好时光。

是的，阳春三月，春天来临，正是人们相约踏青好时光。随着春天的到来，江南江北的水乡，一派莺飞草长、万物向荣的景象，这多像一张张春天的笑脸，邀你一起去原野踏青。

春来去踏青，踏青不必舍近求远。对城里人来说，咸阳二三月，宫柳黄金枝，这似乎远了些。如果你没有私家车，甚至不必去那些旅游胜地，只需到乡间地头。因为与城市相比，今日的乡间，通过植树种草，尤其是看桃红柳绿，这种踏青寻春的心情，定是守在城里不会有的。

春来去踏青，你可以没有目标、可以随意走进一块田地。沿着田野行走，你会感觉春光融融，春风拂面，你会发现枯黄的麦苗已披上了绿色的纱衣，它们衣袂飘飘，一直飘到小溪边枝条脆嫩的垂柳上，与飘逸的柳丝、淡淡的青烟缠绵不绝。

春来去踏青，春天来了，只要去了乡间，你就会有收获，就会有感悟。待到踏青回头时，你的心头，对于人生的意义，你定然会绽开一片新绿，一片希望。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
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：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 传真：8289000 记者部：8222759 编辑部：8223550 副刊部：8226346 广告部：8230970 印务中心：8881620 网络部：8881015